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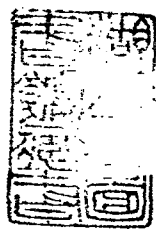
禾 伍

歌 的 儻 寒

行 印 社 版 出 獻 文

寒 儻 的 歌

著 禾 伍



文 獻 出 版 社 印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十 月

目 錄

過故居·····	一
馬戲團·····	七
行列·····	一四
小寬·····	二四
在莫斯科前綫·····	三一
紅燭·····	三七
叫喊·····	四四
祝福·····	四八
後記·····	五九

過故居

撐着笨重的油紙傘

我今天走過

我們三年前的故居

小木橋

連接着斷了腰的路

步行的，挑担的

騎雙輪車的

一切的人們

都從牠身上輕巧的過去了



撐着笨重的油紙傘的人
却用笨重的感情

仔細的尋覓

三年前

那二十多個人的脚印

清溪水

靜靜流過古老的石橋

草地上的墳墓

仍然蓋滿了青草

而我們的故居呢

我們在那兒流過汗

也流過眼淚

我想進去看一看：

那燒過飯的爐灶

寫過標語壁報的破木桌

生過蟻虱的禾草

談過天也吵過架的涼台

我側着頭

望望那斑剝的牆

但我竟羞澀的望見

一個商店主人一對陌生的眼睛

那一對眼睛

有如一對關得緊緊的鐵門

晚飯後

我們常在那兒散步的

那一塊空地

誰又蓋起了房子

用樹皮和竹片

連我們排過戲的那破廟

門口也擺起了香煙攤

而且出出進進

多了一些打扮各殊的人

我拖着累贅的脚

像一個罪犯

胆怯的

逃出了這地方

三年的時間不算長

然而一切都變了呵

以前一同流過汗流過淚的朋友

於今

也不知一點音訊

當我走過這故居

我又懷念起

那有着像澎湃的江水

滾滾直流的

年青的生命的一羣

六月九日。

在飛奔的馬背上

跳上去

又跌下來

跌下來

又跳上去

你們

愛惜你們的馬

勝過愛惜自己的生命

而那些

用別人的痛苦

來娛樂自己的觀者

却準備了歡笑

等候你的大意

盯着你

生命裏上了黑雲

一剎那

滿場響起了掌聲

你

當然聽得清楚

也記得深沉

然而

還得睜着疲倦的眼

陪着笑臉

掙扎過今天

過了今天

誰猜得準

在哪個時辰

餓眼發昏

腿一軟

從半空

一個筋斗

腦漿往外流

除了同伴

似乎

馬也懂得這命運

叫牠往東

決不向西

你看牠多馴

哎

疲倦的

演着昨天演過的節目

疲倦的

奏着下流的音樂

道

你們有着

滿腔的眼淚

仇恨與火

哭泣吧

誰又不懦弱

儘伸着頸子

挨受着

生活痛苦的折磨

六月十五日

行列

旅店的屋頂上

貓——

又在悽厲的號叫了

踩着瓦響

像故意激起流亡者的鄉思

細雨吹打着窗櫺

——在寒鄉

我曾聽過多少次這樣吹打的聲音

噫

家鄉的雨也流亡了麼

可帶來了不少殘暴的音訊

我們走了

陽光會吻過那舊舊殘書嗎

媽媽墳上紙錢燒禿了的跡印

草桿長起了多少深

9

而村落裏居民辛苦經營的住所

我知道

只有瓦礫

蓋着一片悲哀的荒塢

在往日

黃昏裏的夕陽

抱着抖網的漁夫的背影

從船頭拖到船底

於今呢

也許

船仍然在被湖水激打

而漁夫却壓着血泊裏的背影

睡在坡上

背上駝着成羣的烏鴉

那每夜夜半

寂寞的更鏢

守更人

嘶啞的咳嗽

那豆腐店裏

長嘴的煤油燈下

疲乏的紅眼睛

……

雨呵

告訴我吧

除了野狗伴着石滾

家鄉還有一個活着的人嗎

近來

我愛在市街上行走

愛看那鼻涕沾在鬍子上

挨着牆腳急行的

駝背的老人

愛攢近那

冬天賣冬衣的角落

——雖然那只有傷感

有家庭味的小吃攤子

——雖然那也只有傷感

我總愛看一看

再憂鬱的

抬頭望着那望不見的地方……

那里準在落雪了

在那里

那從山嶺從天空奔過來的雪

拌着哭泣的風

推慫着歪斜的門窗

曾驚擾過我許多安甯的夜晚

而今夜

從那被炸燬缺了的

頹固的古城邊

從雨中

——雨雖然驚擾着我

我清楚的聽見了

一聲粗魯的叫喊

「弟兄們

我們去呵」

「我們去呵」

像是山谷的回音

於是

腳步移動了

噦噦，噦噦

洋鐵盔碰着槍托

賊噓 噓賊

洋鐵盆碰着槍托……

一個翻身

我爬起來了

我打開了房門

我遺棄了那些我親手帶來的

熟識的陳舊的東西

我摸撫着欄杆走下了樓梯

走出了這令人哭泣的旅店

我把我燃燒得發燙的身體浸在雨中

我用燃燒的眼睛盯着那濕淋淋的行列

他們從哪里來

他們要去哪里

我全知道了

那正是

正是我要去的地方呀

我流着眼淚

冒着越下越大的雨

——雨把我的衣服

把我的頭髮都濕透了

(註)「石滾」碾麥所用的石碾

六月二十一改。

八年制

我第一次看到你

你喊我「表哥」

你是我三姑媽的獨子

三姑媽帶着你和呂二嫂

由白沙舖出來

「我的小寬啦」

縣立初中畢了業

來住高中的」



一個字一個字的念出來

「高」字念得更響亮

好像別人都是聾子

呂二嫂呢

三姑媽對我們說

「讓她來照料照料小寬」

後來，你真的住「高」中了

三姑媽等你搬進了學校

才回白沙舖

走出大門

還哭哭啼啼

跟我父親拜託了一大頓

從你搬進學校那天起

呂二嫂就去每天照料你一番

可是

她回來常常垂頭喪氣

學校門房不許她進去

她就根本見不到「少爺」的面

過了幾天

不知誰跟她出的主意

給了門房一點錢

這樣，她帶着你換下來的褲衣裳

走進門來，才歡歡喜喜

每到星期天

你也回來

匆忙的吃一頓早飯

你又走了

甚至媽媽留你也留不住

爸爸以為

「大約是菜飯不好」

可是，有時特別弄的菜

同樣也留你不住

呂二嫂說：「不是的

「少爺跟女搭毛蠻好」

媽媽常常埋怨我

說我怎麼得罪了你

我想

我並沒有得罪你

老實說

我們是有點談不來的

你老記得麥唐納、嘉寶、李惠堂

百米的时间、跳高的尺碼

這算什麼呢

你就是告訴我一百遍

我也弄不清楚

我們一天天疏遠了

每到星期天

我就早早的關上了房門

媽媽看見你來了

連忙跑來叫我的門

我也不應

媽媽曉得我的脾氣

便勉強的敷衍你

「他睡死了」

可是，背後常常罵我



「姑媽的兒子

是骨肉至親」

媽媽真嫌人

於是，一到星期天

我就跑到省圖書館去看書

甚至吃飯時候也不回來

這樣生疏的過着

一年，兩年……

6

十一月十三日。

在莫斯科前綫

在莫斯科前綫

日耳曼人

苦喪着臉

望着那

滿山遍野的屍首

長吁着，短嘆着

「獷狠呵！」

「德意志、日本、意大利

都是獷狠的！」

「但誰是我們黨中最狼狽的一個？」

「噓」

元首來了」

元首真的來了

遠遠的馬蹄聲由遠而近

希特拉元首騎着黑色的馬來了

坐在黑色的馬背上

希特拉在想

「六個星期，十六個星期……」

莫斯科難道是銅牆鐵壁嗎？」

彭！

從莫斯科來的砲彈

土地在開花

黑色的馬

驚叫着

踢起了兩隻前蹄

於是

元首跌下了坐騎

他

連忙爬起來

用袖管擦着汗

他滿頭大汗

看一看身上

遍身都是黃泥

他

暴跳着

向空中

亂揮着鞭子

望着莫斯科

——哎

看不見莫斯科的影子呵

「莫斯科真的是銅牆鐵壁嗎？」

澎！

從莫斯科來的

鋼鐵的砲彈

用鋼鐵的聲音

向希特拉元首

吼叫着：

「我們要

消滅敵人

於領土之外！」

希特拉元首焦慮的

向戰壕

無力的踱着

日耳曼的兵士

看見了元首灰白的臉子

「希特拉萬歲！」

元首

像一隻蚌蜃

跳着，蹣着……

「什麼？」

你們，你們……」

他

大汗淋漓的

向空中

亂揮着鞭子

十一月十九日，

紅燭

——獻給一九四二年春天。

劃一根火柴

用牠細微的火

把紅燭

燃在神龕上

想送走陰黯的除夕

和嚴寒的冬天

冬天是寒冷的

像飢餓的狼狗

風在呼嘯

雪在呼嘯

一個整整的冬天

勞働人氏

被扔進了破爛的茅屋裏

打着哆嗦

胸中像塞滿了土塊

鬱悶而脹痛的

被丟出了幸福的門坎

被夾進了苦難的榨板

喉嚨

被暴力關閉了



在悶氣的寒冬

想送走寒冷的冬天

於是

我瞧着

那神龕上

一對殘年的紅燭

紅燭是要熄滅的

當紅燭熄滅的時候

我們不就

剪斷了

一個凍結的冬天嗎

那時候

我們會站起來

拍拍身上的灰塵

搓熱生繭而僵凍的手

緊緊的握着牽

呼叱着牛兒

走向

春風活躍的曠野

那時候



我們用久病的人

看見了陽光的心情

像脫了籠頭的野馬

在曠野裏

奔馳

我要敞開胸膛

去擁抱春天

而且

放量的

呼喊

紅燭真的熄滅了

除夕也跟着牠走了

於是

我站起來

敞開茅屋的門板

天哪

還是滿天的風雪呵

寒冬正在曠野裏

大搖大擺的散步呢

然而

在寒冬的背后

我一眼看出了他
腐爛的窟窿

春天的風呵
正抹着楊柳

三十年冬。

叫喊

蜘蛛底繩橋搭上了床

大白天

耗子在垃圾堆裏來往

這也是生活嗎

這樣的生活

骯髒又寂寞

我要抓一把鐵錘

錘打大地



(像鮮打出裏的鐘聲)

——鐘關山城底城門

和那像不睜開的眼睛

應該醒過來了

我在呼喊你呵

你們這些住在城裏的鄉下人

揉開眼睛看一看

你是睡在陰溝底旁邊啊

醒過來吧

我底老實人

天下底爬蟲

在啃嚼你

要把你埋進臭水溝呀

站起來

我底老實人

別生活得這麼寒信

太陽在溫暖你

（血液不會結成冰塊）

舒展一下你底四肢

也抓一把鐵鏈

來鏈打這僵死的大地呀

皇

七月十六日。

祝 福

——獻給戰士和他的家人。

1.

今天是元旦

祝願呵

戰地和敵后

千百萬

來自山嶺與曠野

來自工房和牧場

倔強而質樸的

兄弟們呵

曠曠的山嶺

遲笨的曠野

——沉睡了許多世紀

令人窒息的工房

發着霉味的牧房

——沉睡了許多世紀

於今

都翻身起來了

他們的兒孫

穿了棉布的軍衣



措着

來自美利堅

來自蘇聯

來自癱瘓的敵人

來自我們自己粗糙的手的槍

笑嘻嘻的

唱着年青的歌

走上戰場

那兒也是

和我們分不開的

山嶺和曠野

丁房和牧場

香稻棉蓋的茅房

楊樹棒編的牛圈

清亮的河水

牠們

都在這寒冬

蓋上了刺骨的白雪

然而我們的血是熱的

心是熱的

槍管也是熱的

於是

默笑的



唱着噴熱氣的歌
而在我們對面的
寥落的敵人

却傳來了寥落的嗚咽

雪會溶化的

敵人也會消滅的

今天是元旦

兄弟們

祝福呵

2.

今天元旦

祝福呵

你爲了逃避那一羣

發了瘋的野獸

像避曠古未有的洪水

親手點燃了自己的房子

（房子是香的）

填塞了從祖父使用着的古井

（井水是甜的）

牽着牯牛

揹着滿是墨煙的鍋

剛斷奶的孫兒

露出棉花的被子

佝僂的

逃到生着叢林的深山裏

逃到陌生的小城市的

老伯伯老媽媽

伴着雨露

吞着風砂

頭髮更蒼白

牙齒更脫落了

臉上的皺紋

像一條條的蚯蚓

然而沒有一聲怨恨

送走了結實的兒子

（叫他留下了

桿上發着紅色光澤的犁鋤

——「土地不奪回

就讓牠生鏽」）

艱難的度着日子

愉快的度着日子

泥土發散着

像穿慣了的衣服的氣息

熟習而親切的香味



陽光從樹葉間撒下來

從屋檐溜下來

老伯伯的嘴在動了

「多麼自由的天地呵

回去三十年

我們不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嗎」

老媽媽的嘴也在動了

「天這麼冷

孩子們真結實

兩條胳膊

就像兩根忙錘」

心更結實

千百萬心結成了一個

（誰叫他們結成的？）

在今天

在鋪滿了雪的山巒裏

在空中

在古老的城鎮和衰敗的鄉村

唱着年青的歌

戰鬥着

要奪回失去的土地

（土地荒蕪了

野獸在上面咀嚼青草）

歌聲是嘹亮的



58

和着槍聲

土地在翻身啦

唱一隻年青的歌罷

今天是元旦

老伯伯老媽媽

祝福呵

二十九年歲末爲P. (中學高二班壁報寫。



後記

除了「祝福」以外，一年來幾乎就只寫了這麼一點東西。我願把這點東西不加修飾地裸呈給讀者。集名「寒愴的歌」，實則是不僅「寒愴」而已的。

×

爲了便於回顧一下這一年來自己是在怎樣地移動腳步，我就用寫作的先後來排列這幾首詩。又以同樣的理由，我保留了「分行的散文」的「小寬」和幾首連我自己也不喜愛的東西。

×

我自己是一個飄泊的人，而且又是一個易於忘掉自己底作品的人。可能使這點東西暫時不散佚，雖終不免於湮滅，又何妨姑且彙集起來，任牠到

人海中浮沉呢？倘這點自私不致使讀者受損太多，那就好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九日



寒 儉 的 歌

每冊實價四元

• 外埠加郵費 •

著

者

伍

禾

發

行

人

夏

雪

清

發

行

者

文

獻

出

版

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刷

廠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卅一年十月初版

